



幽默一族

弄巧成拙

8 岁的儿子没事就爱跟我逗闷子。

一天,他又嬉笑着问我:“老爸,你和我妈妈谈恋爱的时候,是谁主动追的谁呀?”我喜欢把话说得既生动又形象,便引经据典地说:“宝贝儿,知道‘守株待兔’的故事吗?”

儿子点点头回答知道,我便眉飞色舞地又说道:“我和你妈妈谈恋爱的时候,我就是那棵树,你妈妈呢是那只兔子,这回你明白谁主动追的谁了吧!”

儿子若有所悟地点着头,忽然眉头一皱,焦虑惶惑地盘问我道:“可是那只兔子最后被一位农民得到了,难道你不是我的亲爸爸?”我始料未及,哭笑不得。

给我买一碗

现在的骗子越来越多了,今天在大街上,一大爷跟我说:“姑娘,你行行好吧,我都两天没吃饭啦,给两块让我买碗面吃吧……”我这暴脾气瞬间就上来了,掏出来 4 块钱:“给,我给你 4 块,给我也买一碗!”

戒烟

某男在加油站呆了 5 个小时,每辆车来了都在旁边看着加油。加油站服务员实在看不过去了:“先生需要帮助吗?”答曰:“没事,你忙你的,我借你宝地戒烟呢。”

会过日子

甲:“你怎么一脸的不快呢?”乙:“郁闷着呢。”甲:“怎么了?”乙:“刚和女友逛街,她说要吃苹果,我俩就去买,苹果 3 块 5 一斤,我随便挑了几个,一共 9 块 8,我给了一张 10 块的就走,结果她坚决地向老板讨回了 2 毛。”甲:“这很好啊,说明她很会过日子啊。”乙:“好什么,还没定亲呢,她就把 2 毛钱塞进自己口袋里,还跟我说,会计专业毕业的,管钱管习惯了。”

土豪

上周同学聚会,大家都说自己工资有多高多高,问到我时,我弱弱地说:“少得可怜,就 3000 块。”大家都笑话我。然后我补了句:“老婆发的。”全场瞬间沉默,然后惊呼:“这才叫土豪啊……”

别人的

妈妈在厨房干活,让我去把垃圾倒了。我不大愿意,因为爸爸闲着,便嘟囔了一句:“自己的老公不用,用别人的老公。”妈妈回头瞥了我一眼,说:“自己的儿子不用,干吗用别人的儿子?”

猪丢了

都说女儿找了男朋友,父母会有自己辛苦种的白菜被猪拱了的伤感。可我弟自从找了个女朋友,家都不回来住了,准丈母娘天天给做好吃的,简直乐不思蜀啊。老妈 45°角仰望天空,忧郁地说:“不知道白菜有没有拱着,反正养了快 30 年的‘猪’肯定是丢了……唉!” (据《讽刺与幽默》)

耳朵的怀念

耳朵就像个旅馆,熙熙攘攘,谁都可以来住,且是不邀而至、猝不及防的那种。

其实,它最想念的房客有两位:一是寂静,一是音乐。

我一直认为,在上苍给人类原配的生存元素和美学资源中,“寂静”,乃最贵重的成分之一。音乐诞生前,它是耳朵最大的福祉,也是唯一的爱情。

并非无声才叫寂静,深巷夜更、月落乌啼、雨滴石阶、风疾掠竹……寂静之声,更显清幽,更让人神思旷远。美景除了悦目,必营养耳朵。对人间美好之音,明人陈继儒曾历数:“论声之韵者,曰溪声、涧声、竹声、松声、山禽声、幽壑声、芭蕉雨声、落花生,皆天地之清籁、诗坛之鼓吹也。然销魂之听,当以卖花声为第一。”(《小窗幽记》)

今天,吾辈耳朵里住着哪些房客呢?刹车、喇叭、拆迁、施工、装修、铁轨震荡、机翼呼叫、高架桥轰鸣……它们有个集体注册名:喧嚣。这是时代对耳朵的围剿,你无处躲藏,双手捂耳也没用。

耳朵,从未遭遇这般黑压压、强悍而傲慢

的敌人,我们从未以这么恶劣和屈辱的条件要求耳朵服帖。机械统治的年代,它粗大的喉结,只会发出尖利的啸音,像磨砂,像钝器从玻璃上狠狠刮过。

一朋友驾车时,总把“重金属”放到最大量,他并不关注谁在唱,按其说法,这是用一个声音覆盖一群声音,以毒攻毒,以暴制暴。

我们拿什么抵御噪声的进攻?耳塞?地下室?把窗户封得像砖厚?将门缝塞得密不透风?当然还有,即麻木和迟钝,以此减弱耳朵的受伤,有个词叫做“失聪”,就是这状态。偶尔在山里或僻乡留宿,却翻来覆去睡不着,那份静太陌生、太异常了,习惯受虐的耳朵不适应这犒赏。

人体感官里,耳朵最被动、最无辜、最脆弱。它门户大开,不上锁、不设防、不拦截、不过滤,不像眼睛嘴巴可随意闭合。它永远露天,只有义务,没有权利。

我对朋友说,现代人的特征是:溺爱嘴巴,宠幸眼睛,虐待耳朵。

不是吗?论吃喝,我们食不厌精、脍不厌细,华夏之饕餮举世无双。视觉上,美色、服饰、花

草、橱窗、广场、霓虹,所有的时尚宣言和环境主张无不在“色相”上下工夫。

口福和眼福俱饱矣,耳福呢?有个说法叫“花开的声音”,一直,我当作一个比喻和诗意幻觉,直到遇一画家,她说从前在老家,中国最东北的荒野,夏天暴雨后,她去山坡上挖野菜,总能听见苕树梅绽放的声音,四下里噼啪响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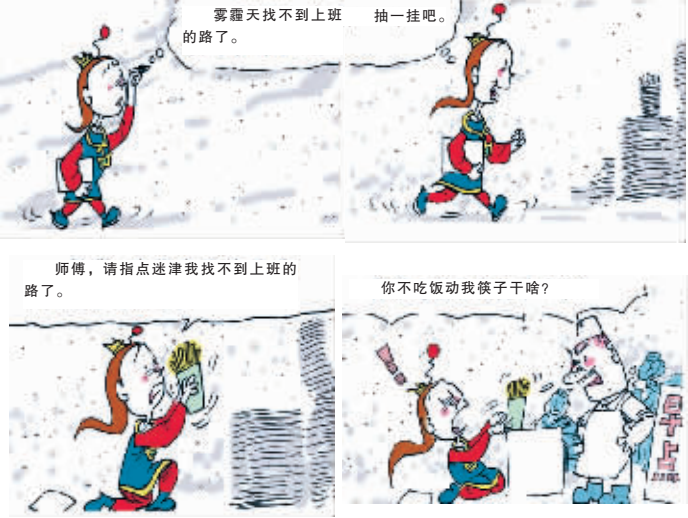
苕树梅,我家旁的园子里就有,红、粉、白,水汪汪、亮莹莹,一盏盏像玻璃纸剪出的小太阳。我深信她没听错,那不是幻听和诗心的矫造,我深信那片野地的静,那个年代的静,还有少女耳膜的清澈——她有聆听物语的天赋,她有幅画,叫《你能让满山花开我就来》,那绝对是一种通灵境界……我深信,一个野菜喂大的孩子,大自然向她敞开的就多。

我们听不见,或难以置信,是因为失聪日久,被磨出了茧子。

是的,你必须承认,世界已把寂静——这大自然的原配,弄丢了。

是的,你必须承认,耳朵——失去了最伟大的爱情。

(王开岭)



最努力的时候运气最好

就算没有天分,只要你愿意每天花一点时间,做同样一件事情,不知不觉间,你就会走得很远。

在许多的犹豫中,你做对了一件事情,那就是勇敢地上路,不要徘徊在许多假设性的框框里。那是一个人生的大关卡,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,那就是:尝试,再尝试,不害怕所有的新鲜事。

习惯于求生,慢慢的,就会拥有阳光性格。这是饱经磨难后最好的礼物,

虽然,不是每个饱经世事的人都能获得。如果只是消极地等待转机,没有尝试为自己坚持一些什么,受到再大的折腾,终究只会越来越虚无。

镇静一些,有耐性一点,且看看命运怎么盘旋。活得久,才能站在小山头上,欣赏自己走过的崎岖路线。一个人,可以没有未来目标,不描绘生涯规划蓝图,只要记得当阴暗降临时,一有机会,就要往阳光多处走,还是可以走出一条灿烂温暖的人生道路! (吴淡如)

更大的负担

她患了肥胖症。她多次实施减肥,都未能奏效,为此,她寝食不安,忧心忡忡。

肥胖,让她不堪重负,有时,还没走出几步,就气喘吁吁。一次,她愁眉苦脸地去找心理医生。

心理医生问她,知道自己最大的负担来自哪里吗?

她说,当然知道,就是自己这肥胖的身体呗。

心理医生用笔在纸上画了一张人的脸,问她,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脸。她说,是一张忧伤的脸。心理医生问为什

么是一张忧伤的脸。她说,因为画上的眼睛、眉毛、嘴角的线条,都是向下垂的。

心理医生在画上画了几条笔直的向下垂的线条,说,这说明忧伤是向下垂的,是一份向下的重量,向下的负担,当一个人不能接受自己的身体,甚至厌恶、痛恨自己的身体时,这些忧伤和负面的情绪,就会成为一种负担,甚至是一种比身体肥胖本身更大的负担。

她从心理医生那里出来,脚步似乎轻松了不少。 (黄小平)

听雨室

很早以前,古印度有个小国王,住在沙漠深处的宫殿里。因为正处在金银宝石成河的古丝绸之路上,所以他的宫殿里应有尽有。

传说中,他的宫殿里有最美丽的皇后,莫卧儿皇帝在宫中的水池倒影里看了她一眼,都无法忘怀。

传说中,他的宫殿墙上装饰着无数的细密画,用藏红花汁画成的花朵永不褪色,那些细密画之间镶嵌着无数彩色宝石,还有无数水银碎片。当夜晚到来,只要点起一根蜡烛,整个宫殿就会如晴朗的夜空那样,闪烁着无数细小明亮的光芒。

传说中,他宫殿的天花板上用无数金片镶嵌出云朵的图案,整整用了 80 千克的金子才完成。

有一天,我在土路上跋涉,经过了炙热的戈壁,经过了尘土飞扬的山丘,终于到达他的要塞。我穿过红砂石的要塞,经过已经被磨得能照见影子的石子路,经过已经干涸了的水池和已经变旧了的凉亭来到后官。

我看见,猛烈的阳光里有一扇蓝色的小木门,里面是一间幽暗的小房间,墙上画着红蓝相间的波纹。墙上有一个凹处,墙下有条用金条包着的细缝,旁边还有一个用金子做的旋钮——国王的听雨室。

当他想念水滴的声音,宫中四处的喷泉也不能满足他时,他就到这间小室里坐下。一个仆人将银罐里的清水倒入墙壁凹处的水缸中,另一个仆人旋动旋钮,按照他的喜好调整落水的声音。有时他想听急流的声音,那便是淙淙;有时他喜欢细流的声音,那便是潺潺。

原来对他来说,世上最美妙的声音,就是流水的声音。

这是印度大沙漠深处,从前的沙漠之舟,如今的拉贾斯坦邦,这里有炙热干燥的大地,终年少雨。传说中,要是那里下雨了。人们不是急着往家跑,而是急着往外跑,他们欢喜眼泪和着雨水,在黝黑的脸上、身上尽情流淌。

(陈丹燕)